

写字 写作教学

钟为永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我国古代写作论中的心理思想

- 一、写作能力论的心理思想…………… (1)
- 二、写作过程论的心理思想…………… (9)
- 三、写作方法论的心理思想…………… (26)

第二章 我国古、近代写作教学论中的心理思想

- 一、吕本中的写作教学心理思想…………… (62)
- 二、谢枋得的写作教学心理思想…………… (67)
- 三、归有光的写作教学心理思想…………… (72)
- 四、王筠的写作教学心理思想…………… (79)
- 五、梁启超的写作教学心理思想…………… (82)

第三章 国外写作教学中的心理思想

- 一、苏联写作教学中的心理思想…………… (89)
- 二、美国写作教学中的心理思想…………… (122)
- 三、日本、联邦德国写作教学中的心理思想…………… (140)

第四章 写作的智力因素

- 一、观察与写作…………… (156)

二、记忆与写作.....	(161)
三、想象与写作.....	(164)
四、思维与写作.....	(169)

第五章 写作的非智力因素

一、动机与写作.....	(174)
二、情感与写作.....	(177)
三、意志与写作.....	(181)
四、兴趣与写作.....	(183)
五、性格与写作.....	(186)

第六章 记叙文写作教学心理

一、记叙文的特点和写作要求.....	(188)
二、记叙文写作情况的调查.....	(189)
三、如何提高学生记叙能力.....	(191)

第七章 说明文写作教学心理

一、说明文的特点和写作要求.....	(224)
二、说明文写作情况的调查.....	(225)
三、加强说明文的写作训练.....	(227)

第八章 议论文写作教学心理

一、议论文的特点和写作要求.....	(243)
二、议论文写作情况的调查.....	(244)
三、提高议论文写作能力的途径和方法.....	(246)

第九章 实用文写作教学心理

- 一、实用文的特点和写作要求……………(266)
- 二、语文实际应用能力的调查……………(273)
- 三、通过多种练习方式,提高实用文写作能力…(277)

第十章 写作过程心理(上):命题心理、 指导心理

命题心理……………(286)

- 一、适应青少年心理特征命题……………(288)
- 二、结合讲读课文命题……………(294)
- 三、结合学生实际命题……………(296)
- 四、结合现实生活命题……………(297)
- 五、结合课外阅读命题……………(297)
- 六、命题的要求……………(298)

指导心理……………(304)

- 一、认真审题……………(305)
- 二、开拓思路……………(318)
- 三、编写提纲……………(321)
- 四、借鉴范文……………(330)

第十一章 写作过程心理(下):批改心理、 讲评心理

批改心理……………(331)

一、作文批改的意义和作用·····	(333)
二、作文批改的原则·····	(338)
三、作文批改的方式·····	(343)
四、作文批改应注意之点·····	(348)
讲评心理 ·····	(350)
一、讲评的意义和作用·····	(350)
二、讲评的方式·····	(352)
三、讲评应注意之点·····	(370)

第一章 我国古代写作论

中的心理思想

一、写作能力论的心理思想

写作是一项复杂的心智技能。写作能力是指在写作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比较稳固的心理特征的综合。它往往直接决定着写作活动的成败。所以，我们在研究写作内部规律的时候，决不能忽视写作活动中的心理因素。要成功地完成任何一项活动，都应当具备相应的能力。写作活动既需要智力因素，也需要非智力因素的积极参与。其中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思考力和兴趣、动机、情感、意志、个性等心理因素，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多维的结构，在写作活动中便体现为一定的写作能力。它贯穿于写作活动的全过程，在搜集素材、提炼主题、安排结构、驾驭语言、修改润色等各个环节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古人对于写作能力及其心理因素的构成，具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写作能力论。战国时期孟子、唐朝韩愈等都曾对此有过专门的论述，到了清代，刘熙载、袁枚等都较有系统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其中，以清代叶燮的“才胆识力”说尤为全面，为后人所称道。

叶燮“才胆识力”说的心理思想 叶燮(1627—1703)字

星期，号已畦，浙江嘉兴人。他是清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康熙进士，官宝应令，以忤长官，被参落职。著述甚丰。其《原诗》一书，被认为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的又一部重要著作。叶燮认为，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都可用“理、事、情”三字概括，与此相对立的，是人的“才、胆、识、力”四种心理因素，在反映自然与社会生活的写作活动中，这四种心理因素各起一定的作用，构成整个写作能力的一个心理结构。可以说，叶燮的“才胆识力”说，是我国古代写作理论中探讨写作能力的心理机制及其构成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心理思想。叶燮在《原诗·内篇下》中曰：

夫于人所不能知，而惟我有才能知之，于人之所不能言，而惟我有才能言之，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图之；以是措而为文辞，而至理存焉，万事准焉，深情托焉，是之谓之有才。

昔贤有言：“成事在胆”、“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以能千古乎？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浊矣，才何由而得伸乎？惟胆能生才，但知才受于天，而抑知必待扩充于胆耶？

……识为体才为用，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人惟中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然，是非可否，妍媸黑白，悉眩惑而不能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文章之能事，实始乎此。

惟力大而才能坚，故至坚而不可摧也。历千百代而不朽者以此。昔人有云：“掷地须作金石声”，……此可见文家之力。……吾故曰：立言者，无加

则不能自成一家。

叶燮认为，所谓“才”，就是人不能知、不能言、不能写，而我能知之、言之、写之的能力表现。这种特殊的心理禀赋，与先天素质有关。他认为“才受于天”，就是承认人的禀赋、天份在客观上有高下之别；所谓“胆”，即胆量，敢于言，敢于写，敢于继承变革，独树一帜，鲜明地亮出个人风格，没有心理障碍；所谓“识”，就是认识、鉴别的能力，正确地运用各种思维方法，具有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的思维能力；所谓“力”，就是意志坚强，百折不挠，不步人后尘，而是自成一家，有一定的志向和抱负，形成一种非智力因素的动型。叶燮认为，“才胆识力”，这四种各不相同的心理因素，各司其职，都是写作活动中不可缺少的。

“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原诗·内篇下》）虽然前人也曾有过类似的认识，如明人李东阳认为“识先而力后”（《怀麓堂诗话》），王文禄也说“是以文高由识高矣”（《文脉》），江盈科提出过“夫诗人者，有诗才，亦有诗胆”（《雪涛诗评》）的观点，分别提到了“识”、“胆”、“才”、“力”等心理因素对于写作活动的重要意义，然而，却没有叶燮提得那么完整、具体和明确。

尤为可贵的是，叶燮不仅提到了“才胆识力”这四种心理因素对于写作活动的重要性，而且还看到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有机的内在联系。叶燮认为，“识”对“胆”有着直接影响，“识明则胆张，任其发宣而无所于怯，横说竖说，左宜而右有，直造化在手，无有一之不肖乎物者也。”有了对客观世界的深刻认识，就能使文思纵横驰骋而无逾法度。同时，

“识”与“才”也有相互联系，“才外现而识内蕴，识为体而才为用”。并且还认为，“惟胆能生才”，“才”也“必待扩充于胆也”，“惟力大而才能坚”。因此，必须有识有胆有力，“才”方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纵其心思之氤氲磅礴，上下纵横，凡六合以内外，皆不得而囿之。”才胆识力，这四种心理因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彼此又不是并列的，其关键和核心是“识”。这是叶燮“才胆识力”说的精妙之处。《原诗·内篇下》曰：

大约才、胆、识、力，四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识，则三者俱无所托。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卤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而惑世，为害甚烈。若在骚坛，均为风雅之罪人。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备、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当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时，对这些外部现象和表面特征的认识，属于认识过程中的感知觉阶段。而叶燮所论的“识”，能帮助人明是非，辨黑白，定取舍，显然是属于人类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即思维阶段。它包括分析能力、概括能力、判断能力和推理、演绎能力的具体运用。人的思维，不是反映事物的现象，而是反映事物的本质；不仅反映事物的外部联系，而且还反映事物的内部联系；不是形象地、具体地、直接地反映，而是抽象

地、概括地、间接地反映，不仅能反映现实的已知事物，而且还要反映将来的未知事物。明人吕坤在其《呻吟语》中说：“……未事而知其来，始事而要其终，定要而知其变，此之谓长虑，此之谓识。”这里，叶燮及其先人对“识”的阐述，颇类似于现代心理学对思维的科学定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叶燮的“才胆识力”说，是以人的思维能力为核心，同时又与人的天赋、胆略、意志等心理因素相结合，构成了一个互相联系的心理结构，在写作活动中，就表现为综合各种心理因素的写作能力。写作能力中，人的思维能力起着统帅作用。不仅叶燮，同时代的其他人，也有这样的见解。袁枚在《续诗品·尚识》中说：“学如弓弩，才如箭簇，识以领之，方能中鹄”。在其他文章中，他又说：“作史者，才、识、学，缺一不可；而识为尤。……作者有识，则不徇人，不矜己，不受古欺，不为习囿。”（《小仓山房集·答兰坨第二书》）另一位学者刘熙载在《艺概》一书中也说：“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当然，他们都未能象叶燮那样，以人的思维能力为核心，分析写作能力中的内在心理机制。叶燮“才胆识力”说的完整和系统，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叶燮认为，“才胆识力”四种心理因素中，“才”是先天的，“才受于天”，而“胆识力”是后天的，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而逐渐培养起来。“才受于天”是片面的，应该说，“才”主要是后天获得。至于“识”，属于智力因素的范畴，“胆”与“力”则属于非智力因素的范畴。非智力因素，对于以思维能力为核心的其他种种智力因素，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告诉我们，遗传素质是人的各种能力形成的必要

前提和物质基础，但是，社会生活条件和各级教育，在一定条件下，又对人的能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作用。同时，人的智力因素，有助于各种能力的提高，而非智力因素又对人的能力的形成和发展起推动、促进的作用。因此，在写作活动中，写作能力的高低强弱是一种客观存在，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有遗传因素等先天原因，更有后天学习和实践的原因；有智力因素的作用，也有非智力因素的作用。有的人禀赋好，天份高，但由于缺乏刻苦的学习和实践，终于昙花一现，一无所成。“江郎才尽”的故事就说明了这点。宋人王安石《伤仲永》中的仲永，天赋条件很好，“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然而由于缺乏后天教育，几年后即“泯然众人矣”。传说中诗人李白少年时贪玩，不安心读书，后受一老姬“铁杵磨成针”的教诲而刻苦学习，终于成为一个大诗人。韩愈《进学解》中所记的那位“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沉浸醲郁，含英咀华”，其于文才能“阂其中而肆于其外”；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也自称“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寢息矣”，“苦学力文”，最终在文章写作上取得斐然成就的。因此，我们应当辩证地、全面地认识写作能力的各种心理因素，既肯定先天的禀赋，更重视后天的培养；既看到智力因素的作用，也看到非智力因素的作用。人的写作能力，就是这些心理因素的有机结合，是一种“整体效应”。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项因素，都有可能导导致写作能力的萎缩，妨碍写作活动的顺利进行。叶燮的“才胆识力”说，对于写作能力的心理机制，作了比较科学的阐述，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叶燮承认人的天赋条件有所不同，但是他又很重视培养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也就是“才胆识力”中的“识”。因为人的思维能力构成了写作能力的核心，所以要着眼于根本，从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出发，进而发展写作能力。《原诗·外篇上》曰：“在我者虽有天分之不齐，要无不可以人力充之，其优于天者，四者俱足，而才独外见，则群称其才，而不知其才之不能无所凭而独见也。其歉乎天者，才见不足，人皆曰才之歉也，不可勉强也；不知有识以居乎才之先，识为体而才为用，若不足于材，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同时，叶燮认为，培养和提高人的思维能力，其主要途径是读书和学习。《原诗·内篇下》曰：“诵读古人诗书，一一以理、事、情格之，则前后、中边、左右、向背，形形色色，殊类万态，无不可得，不使有毫发之罅，而物得以乘我焉。”阅读古人文章时，要善于从纷繁的材料中找出头绪，分类、归纳、整理，从而以简驭繁，以纲张目。这个过程，就是提高思维能力的过程。他在《原诗》中又说：“夫作诗者，既有胸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于《三百篇》、《楚骚》，浸淫于汉、魏、六朝、唐、宋诸大家，皆能会其指归，得其神理。”通过不断地研读古人文章，“会其指归，得其神理”，就是把握文章精髓，掌握写作规律，分析、比较、综合，同中见异，异中求同，最后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性知识。这个过程，也必须有人思维活动。与叶燮同时代的其他学者，也都有相同的认识。何炳麟曰：“无学则无识，无识者不可与论古今来妙事。”（《红楼梦论赞跋》）林纾也说：“欲察其识度，舍读书明理外，无入手功夫。”（《春觉斋论文》）这些论述未能具体展开，当然不如叶燮那样有

根有据。然而，他们都表达了一个相同的意见，读书、学习能够提高人的思维能力，思维能力的发展，又促进了写作能力的提高。现代心理学认为，人的思维活动，不是凭空进行的，而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材料和内容。只有占有了大量的材料，才能分析、综合、比较、抽象、概括、判断，才能由现象而深入事物本质。所以，读书学习，就能突破人的感官限制，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广泛涉猎，在获取大量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培养和发展人的思维能力。同时，读书学习，不仅能从先人的著述中获取知识，还可以学到众多的写作技巧。而写作能力，就是人在一定的心理规律的支配下，娴熟地运用各种写作技巧的能力。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古人又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元人程端礼的“劳于读书，逸于作文”（《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的辩证观点，以及清人万斯同“必尽读天下之书，尽通古今之事，然后可以放笔为文”（《与钱汉臣书》）的告诫，这些经验之谈，无不精辟地道出了读书学习与写作活动的个中关系。

读书学习，诚然是提高写作能力的必经之途，然而，踏踏实实的写作实践，又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写作能力的提高和发展。如果说，前者主要是吸收和借鉴的话，那后者就主要是运用和实践。两者殊途同归，不可偏废。心理学认为，人的各种能力，只有在不断的操作和实践中逐步形成，写作能力，作为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智技能，就更是如此。不经过写作实践，而能形成写作能力，那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多读多写，也就因此成为我国古代写作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宋人苏籀在《栞城先生遗言》中记载说：“族兄在廷问公

（指苏轼）：‘学文如何？’曰‘前辈惟多看多作而已’。宋代著名词人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还说：“多看自知，多作自好矣”。清人姚鼐也云：“学文之法无他，多读多写”（《惜抱轩尺牍·与陈硕士书》）而叶燮则身体力行，他虽然自幼聪颖过人，“四岁而能诵骚”，但仍博览经书，通论古今，为诗为文，皆有造诣。

叶燮在《原诗·外篇上》中说：“……有是情，而以我所云才、识、胆、力四字充之，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傍见侧出，才气心思，溢于笔墨之外。”只有不断地提炼文思，拓开思路，提高思维能力，才能进而调动其他心理因素，在写作活动中，逐渐培养和发展写作能力。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写作能力，才能指物称事，手心相应；写意画神，剔透玲珑。

二、写作过程论的心理思想

写作过程，就是文章写作中一系列具体环节的组 合。《论语·宪问》中云：“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按照现代写作学的观点，写作过程的各个主要环节是：命题审题、构思立意、选材组材、谋篇布局、遣词造句、修改润色等。当然，在具体的写作中，其过程未必这样顺然有序，但任何一篇文章，从无到有，大致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一）命题审题切题点题

凡为文章都有题目。所谓“题目”，“题”的本义是“额”，即人的额头。《楚辞·招魂》中有“雕题黑齿”之

用。“目”就是人的眼睛。把文章的命名比喻为人的额头和眼睛，可见其重要。唐人贾岛云：“题者，诗象之主也；目者，名目也。如人之眼目，眼目俱明，则全其人中之相，足可坐窥万象。”（《二南密旨·论题目所由》）一篇文章的题目拟得好，那么，就或曲或直、或隐或现地把文章的意蕴全概括、表达出来了。所以，命题，是写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清人郑燮云：“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意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少陵诗高绝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题，已早据百尺楼上矣。……慎题目，所以端人品、厉风教也。”（《郑板桥集·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五书》）可见命题之重要。

命题，有时还有另一层意思，即出题让别人做。命题作文，即取此意。因为是命题作文，也就产生了写作过程中审题、切题、点题的具体要求。应该如何来审题、切题、点题，与此相应的心理活动又有哪些特点和要求，这些，古人都有较为深入系统的论述。

先说审题。清人薛雪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他在《一瓢诗话》中说：“一题到手，必观其如何是题之面目，如何是题之体段，如何是题之神魂。做得题之神魂摇曳，则题之面目、体段，不攻自破矣。”所谓“题之面目”，就是“题眼”，是显示题意的关键字眼，也揭示了整篇文章的重心所在。有时，题目中的动词是“题眼”，如《西门豹治邺》《触龙说赵太后》，其题眼在于“治”和“说”，两篇文章的重心，也各自寄寓在这两个字上。有时，题目中的形容词是“题眼”，如《小石潭记》和《陋室铭》，其题眼在于“小”和“陋”。有时，题眼并未在题目中明显点出，而

可以从文章中找到，如《六国论》文章立论严谨，层层深入，突出一个“赂”字；《醉翁亭记》文笔如行云流水，酣畅优美，围绕着一个“乐”字。清人刘熙载说：“题有题眼，……题眼或在题中实字，或在虚字，或在无字处。”

（《艺概》）审题时，抓住了题眼，落笔就有了触发点，构思、谋篇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刘熙载《艺概》中又说：“题中要紧之字，宜先于空中刻镂，反处攻击；若非要紧之字，则可作平常说出。”这说明了写作活动中，辨识题眼的重要性。所谓“题之体段”，就是题目的结构形式，它往往揭示了文章的具体内容。《西门豹治邺》、《触龙说赵太后》，显示了文章的人物、地点、事件，其内容决不可能游离此外。《过秦论》、《六国论》，已经揭示了文章的写作范围和对象，其立论和论证当然要与之相扣。所谓“题之神魂”，就是题目的“题意”，一般泛指文章的主题、手法、风格和体裁。如《过秦论》，是“论”则一定是议论文，议论文必定要据事陈理，论证有力。“过秦”意为“说说秦国的错误”。文章的具体内容也就必限于此。汉人而写秦朝之事，那么往往是援古证今，以古为镜，如《陋室铭》是“铭”，必要求文章短小，字句凝炼，音韵和谐。文章内容，必定紧扣“陋室”二字，必有精采的对“陋室”的描述。托物言志，以物明志，是一般的写作原则。因此，文章中必有俭勉、淡泊的情志流露……应该说，这样的审题过程，也就抓住了“题之神魂”，而这往往是最微妙，最重要，也最难把握的地方。审题的三个步骤，保证了正确地辨识题目，给文章写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审题错误，那么写作活动中的全部努力和艰辛都将付诸东流。审题过程中，要求人的观

察、注意、思维等心理过程一起参与活动，尤其是判断能力和推理能力，对于正确地审题显得非常重要。

再说切题。切题就是文章写作，其内容和体裁等要符合题目的要求，否则就是“走题”或“跑题”。文不对题，作文大忌。所以，切题的要求，可谓是文章写作的一项常规。古人能以一种辩证的态度，来对待文章的切题。明人王世贞说：“严（指严羽）又云诗不必太切，余初疑此言，及读子瞻（指苏轼）诗，……方知严语之当。”（《艺苑卮言》）朱熹也说：“古人做诗不十分著题，却好。今人做诗愈著题，愈不好。”（《朱子语类》卷一四〇）这决非古人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大有道理的。太切题、太著题，都是说拘泥于题目的限制，为题目所束缚，就事论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必定文思枯竭，内容单薄，文章当然也就不够理想。正确的方法，是把题目作为文章写作的触发点和方向标，然后由浅入深，由此及彼，上下古今，挫于笔端。这样就会文思喷涌，内容丰富，新意叠出。因此，写作要切题，不切题是水中浮萍，空中飞絮，文章无从展开，内容离题万里；但是，文章又不能太切题，太切题则为茧中之蚕，笼中之兽，拘禁呆板，缺乏生机。所以，清人王子云说：“身置题内而意达于外，虽纵横驰骛，不离个中；身远题外纵意入于内，虽弥缝补漏，不免捉襟。”（《野鸿诗的》）薛雪也说：“诗有从题中写出，有从题外写入；有从实处实写，实处虚写；有从此写彼，有从彼写此；有从题前摇曳而来，有从题后迤邐而去。风云变幻，不一其态，要将通身解数，踢弄此题，方得如是。”（《一瓢诗话》）另一位学者徐增也说：“吾尝语作诗者，须要向题意上透出一层，见识到哪